

docsjia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號

據

民國楊豫等修閻廷獻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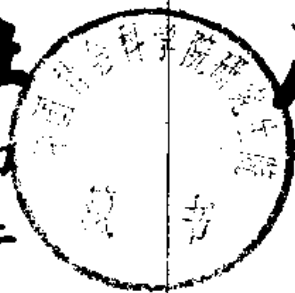
影印

山東省

齊河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7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號

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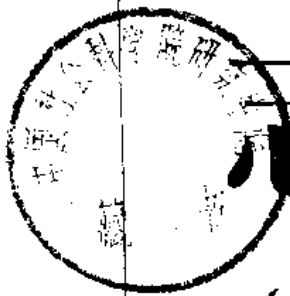
民國楊豫等修閻廷獻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影印

山東省

齊河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8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號

據

民國楊豫等修閻廷獻等纂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影印

山東省

齊河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89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號

據 民國楊豫等修閻廷獻等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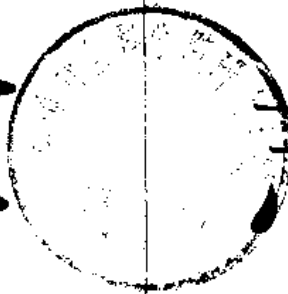
影印

山東省

齊河縣志

(四)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90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齊河縣志

全四冊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輟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棟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目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續修齊河縣志序

余自弱冠從戎鞅掌國事久佐韜鈴凡所經歷行省道里川原戶口版圖文章人物風俗靡不攷其得失究其廢興有時假賦歸來得見桑梓父老爲言吾鄉志書適成係出佩卿賈先生手輯紀載詳明體例嚴正表湮沒之文獻昭今昔之故實邑人士每嘖嘖稱之嗣余聽鼓山左署篆齊河甫下車即聞有重修邑志之舉何與吾邑先務之急前後而事相合也自楊子雲作方言而後始有方志周禮邦國四方之志掌於小史外史此郡邑志書所濫觴齊河本古爽鳩氏之墟周封祝國祝柯祝阿歷代易名唐宋屬禹城金始築城置縣則昔之無志書 知齊河之志創修於明萬歷年訓

導陶公再修於清康熙間邑令藍公三修於雍正間上官公乾隆
中葉武林萬公上谷范公先後又重輯之自此以來失修百數十
年民國且紀元矣政體復改革矣其間人物之藏否文章之醇駁
風俗之淳澆與夫道里川原之變遷戶丁版圖之登耗不此闡發
恐斷簡殘編之中無由適省方問俗之宜當吉光片羽之微老成
雖云凋謝而仁士賢夫類如吾鄉賈先生者知復不少故二三襄
事之士莫不竭慮殫精拮據舊聞博采近事慨然以斬其必成余
於簿書之暇相與共切討論督率進行審定其體裁指示其系統
務使纂輯成帙踵往事而鏡來茲嗟乎歲月久淹案牘多佚官書
既無所資野史實無從信而一二私家之紛議更難折衷於一是

觀殘碑而摩挲苔蘚多漫滅之文取譜牒以勘證蟲蝕猶粉飾之本况政變而後百度維新改良幾盡或昔有而今無或昔多而今寡或昔之重若千鈞者今且輕於一髮際人往風微之餘欲比較悉盡乎致搜括使無所遺蓋亦憂憂乎其難已今幸分門別類綱舉目張所取志體仍沿舊志目錄逐類續纂間有當時所漏脫紀叙太疏略者尤必補其遺而詳所忽不翻新以自是不破例以爲高適合述而不作之義當即籌備項欸速付手民披閱之次道里之遠近川原之遞更雖未履其地而亦詳其眞人物之過續風俗之盛衰文章之流傳並得藉仰前修稍盡移易之責至於戶丁之增加版圖之如故復得比擬往昔恤民族而重民生邑志之所載

有裨吏治如此較諸在昔從戎時雲車風馬所經歷所考究僅得
遇之於目中者其所獲不滋多耶書成齊之人士句序於余余不
揣固陋敢進俚言以爲之弁

前齊河縣長河北省鹽山縣趙文豪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 日

續修齊河縣志序

西人譏中國有國史而無社會史并謂中國之國史其於帝紀后妃世家諸王列傳記載綦詳其次則達官顯宦始得邀太史之書而社會之情狀民生之慘舒概付闕如是國史者仍帝王一家之私史而已雖馬班之著作奚尙焉抑知有國史以綱領於上有省郡邑志以網羅於下國史所以考政治之得失省郡邑志所以記風俗人心之澆淳而疆域山川勝迹名區人文物產亦詳誌之西人之所謂社會史者豈復能美備於是哉且省郡邑志即導源於馬班史中之各書各志而引伸其緒者也豈得曰社會無史耶然則省郡邑之有志願不重哉齊河之有志始於明萬歷間前令君

京口浦公至清康熙甲寅關中藍公續修之雍正甲寅關中上官公再續之乾隆三十八年錢塘萬公上谷范公三續之同治年間關中李公平甫欲重輯之旋呈吏議以去僅補刊一序於舊志卷首自乾隆以迄今凡百有三十餘年矣其間科名仕宦尙可於故籍中求之而窮鄉僻壤廉貞孝義所謂十室之忠信十步之芳草其湮沒不彰者曷可勝道况自改革以來時事之變遷制度之更張邑境之多故徭役之重輕災祥之迭見又復不可殫述不有紀載何以備他日之稽考供後人之溯洄哉方今黨國奠定百度更新部令各縣召集文獻委員會斯會名義卽以搜集一縣之文獻爲主旨而徵文考獻首以編輯縣志爲綱要碩畫宏規瞻言百里

余於是深佩當局諸公能探政教之本原已前齊河令尹鹽山趙君文豪知續脩縣志之不可再緩也爰商之士紳開局搜輯未幾以事去職余適捧檄來繼其任下車之始凡縣政之象魏所懸令甲所急者分條釐剔次第舉行惟縣志雖經開局而三長良史直筆誰操也乃延聘邑紳郝品三孝廉孫仲文茂才從事纂修并請前令尹闔晉青先生鑒定焉如是則執簡有人勿勞亭築野史矣而齊河地瘠民貧財用久匱挹注安恃無米爲炊也旣不肯重煩吾民又不能上請公帑乃謀百費之樽節而獲額外之羨餘毅然決然以四千元爲焚膏研露之需以三千元爲削梨泐棗之資庶幾乎百餘年來統緒久斷之邑志而守缺抱殘可以彙集成帙矣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蓋籌策之難有如是者閱嘗匹馬按部循視閭閻課兩問晴察民疾苦過晏子之舊封孤裘之高風未泯乎訪綿駒之故里齊右之歌韻得聞乎耿濟渡荒飲馬池涸今世變日亟矣爲問韓淮陰耿好時之功業猶有繼起之人乎此齊河之故實也吾願邑之人士永當奉爲矜式者耳余蒞治齊河將及一年差幸父老諒余之心安余之拙余亦夙夜匪懈謀所以副父老之望者而不敢一息之偷安也特以簿書錢穀案牘山集無暇珥筆以從諸君子之後參互考訂共成此信今傳後之鉅編撫衷已自愧矣矧質陋不文奚足以導揚編輯者之深心哉茲當殺青之初例誌數語義無可辭余謂縣志者社會史之粉本也亦卽國史之權輿也豈得謂詳於

帝室而略於人民乎謹以闢西人之謬說者發其凡兼述齊河有志之濫觴以及續修之始末援筆而爲之序

齊河縣縣長河南省開封縣楊豫修謹識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日

續修齊河縣志序

民國二十二年秋余自濮邑量移齊河下車伊始延見邑人士詢閭閻疾苦及縣政應興應革諸大端言次諸紳耆有揖而進者曰續修縣志甫經告成而我公適至盍以片言弁諸卷首爲簡策光余應之曰唯唯退而調閱舊志并咨訪續修之緣起與編纂者之姓氏不禁撫卷太息曰定疆域考山川察物產紀人文誌風俗一邑之內豈不惟縣志是賴哉周官所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此縣志之權輿也而年湮代遠其書不傳迨後太平寰宇記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歷代一統志與小史外史所掌頗有合焉而網羅九州縱橫萬里體大物博不能於一鄉一邑紀載獨

詳此縣志所以不可闕如也獨是齊河之置縣始於南宋割據之金至今日已七八百年矣而縣志之肇修僅始於明之末造訓導東牟陶先生及邑令京口浦公實尸之清康熙間閩中藍公雍正間關中上官公乾隆間上谷范公偕邑之薦紳先生三次續修之乾隆以來更無繼起之人計無志之前凡三四百年失修之後又一百五十餘年有志可考之時代才二百數十年耳其間忠孝節廉典章文物隨星霜以俱湮者不知凡幾矣有心人能勿愆焉傷之哉夫前者不可追後者猶可補此編纂諸君子所爲汲汲弗遑也歟况今日者滄桑變矣國體更矣疆域猶是也而河流之遷改異矣土地猶是也而高下之肥瘠異矣官吏猶是也而職守之名

稱異矣政治猶是也而事務之煩簡異矣賦稅猶是也而輸將之多寡異矣風俗猶是也而今昔之淳澆異矣今者創制顯庸百端待革尙在變動不居之時固有不能紀載之勢然賡續乾隆以後將絕之文獻完成有清一代之鄉史截斷衆流以俟後之賢者另開我民國億萬年之新局則渺渺前修茫茫墜緒諸君子之責任顧不重哉斯志之重修也始之者爲趙前令文豪成之者爲楊前令還樸而任總纂者爲閻前令晉卿邑孝廉郝君品三主編爲仲文孫茂材分編則李茂材馥菴等也余蒞齊也晚不獲把卷珥筆爲諸君子稍分硯田之勞深自愧矣而適觀厥成又差自喜矣茲承徵序於余惟是余案牘勞形學殖荒落奚足以塞諸紳之望而

略述管見以復於諸紳耆其亦許余爲知言乎是爲序

齊河縣縣長河北刁承襄紹輔甫謹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孟秋下浣

齊河縣志目錄

卷首

序 目錄 凡例 題名 境新舊圖 城圖 河圖

學區圖 大事記

卷一

星野

卷二

沿革

卷三

疆域

齊河縣志 卷首 目錄

濟南中西美術印刷社印承

卷四

形勝

卷五

河道

卷六

古蹟

寺觀

坊楔

塋墓

碑碣

古物

卷七

祀典

卷八

城池

卷九

廉署

縣政府 各機關

卷十

市集

卷十一

橋梁

關渡

卷十二

戶口

風俗 土壤 田畝

卷十三

賦役

目録

濟南中西美術印刷社承印

卷十四

鹽法

卷十五

兵防

營汛 警察 保衛團

卷十六

交通

驛遞 郵政 電報 電話 道路 汽車路
鐵路 航路

卷十七

實業

物產 農業 苗圃 森林 商業 工業

卷十八

教育

學宮 書院 義學 教育概況 學校 學田
學款

卷十九

郵政

倉儲

卷二十

氏族

卷二十一

職官

縣知事

縣長

縣法官

檢察官

公職

卷二十二

宦績

卷二十三

選舉

文科
農官

武科
議員

貢監
中學以上畢業生

武職

薦辟

吏掾

目錄

濟南中西美術印刷社承印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齊河縣志卷首

卷二十四

鄉賢

卷二十五

忠烈

卷二十六

孝義

卷二十七

儒行

文苑

卷二十八

方外

三二

卷二十九

列女

卷三十

藝文

賦 詩

卷三十一

藝文

疏 序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傳

卷三十三

藝文

墓誌

學可系
目録

9

濟南中西美術印刷社承印